



[加拿大] 南茜·休斯顿 著

郑大民 译

# 天使的指印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Mark of  
the  
Angel*

[加拿大] 南茜·休斯顿 著  
郑大民 译

# 天使的指印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的指印 / (加) 休斯顿 (Huston, N.) 著; 郑大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2

书名原文: The Mark of the Angel

ISBN 7-5327-2760-2

I . 天... II . ①休... ②郑... III . 长篇小说 - 加拿大 - 现代 IV .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387 号

Nancy Huston  
THE MARK OF THE ANGEL

The Mark of the Angel (L'EMPREINTE DE L'ANGE)

Copyright © 1998 by Nancy Husto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Yi We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ry Kling, La Nouvelle Agence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1-067号

## 天使的指印

[加拿大]南茜·休斯顿著  
郑大民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327-2760-2/I·1604

定价: 18.00 元

这是一位长期旅居法国的加拿大女作家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一面世即获如潮好评。它叙述的是一个热烈恋情与历史重负相互交织的故事，读来发人深省。

一九五七年。德国姑娘萨菲来到法国巴黎，应聘到长笛演奏者拉斐尔·勒帕热家里当女仆。男主人被她的特殊气质所吸引，进而迷恋上她，不久娶她为妻。一天，萨菲把丈夫的笛子拿去修理时，遇见了极有魅力的乐器制造人安德拉什，当即委身于他。于是，拉斐尔·勒帕热的笛子修好了，而他的婚姻却被毁了；三个年轻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其结果耐人寻味。

本书三位主人公表现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感。拉斐尔·勒帕热与萨菲之间只有一厢情愿的爱：拉斐



尔在两人初次见面时就被这德国姑娘所俘虏,但后者是无动于衷的;他们的每次做爱,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都不是相互的,都只是“拉斐尔对萨菲做爱”,萨菲总是“心不在焉地让拉斐尔达到高潮。……她心在别处”;萨菲怀孕以后,拉斐尔满心欢喜,而萨菲却拼命地干体力活,企图达到流产的目的……总而言之,萨菲只是为了改变生存状况而嫁给了拉斐尔,她对这位艺术家丈夫没有感情。

与此相反,她对安德拉什怀有极强烈的爱:送笛子去修理的那天,在这乐器制造人的工场兼住所里才待了两分钟,一向“对什么都不动感情”的萨菲便“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她感觉到一种神圣的力量包围了她——一种要去爱这个男人并且让他也爱她的力量”,她内心深处的情感被激发出来。从这一天开始,他们之间的恋情维持了五年之久!

两种情感,两相对比,我们应该怎么看?是缘分?是命运?还是什么?当事人该火冒三丈,凶狠报复?还是该正视现实,分析原因?小说作者自然不会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她让读者看到了拉斐尔·勒帕热——那位丈夫——在发现妻子有外遇之后所采取的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他借口带儿子去见奶奶,在火车上“审问”他(“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多久了?”“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安德拉什的?”),并气急败坏地狠狠掴了儿子两个耳光,最后他

双手抄在孩子的腋下，拎着他走到车厢门口，把他垂悬在车门外恐吓他，结果儿子掉下车去，“消失不见了”。受审判时，这位父亲坚持说是意外事故，最后因没有目击证人而被宣告无罪，但是——作者说——“但是，我们在那儿，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知道，极度的绝望使他变得凶残，使他松开了抓着儿子的双手，仅那么一个瞬间”。

这是让人心灵震颤的悲剧。它使我们想起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那部著名的《红字》。在那个发生于十七世纪中叶美国新英格兰的故事里，妻子因犯通奸罪，被罚带着猩红色 A 字示众，以后在赎罪过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新生，她的同犯也最终鼓起勇气承认了自己的罪责，获得了道德上的自新，而那位本来是受害者的丈夫却被复仇的烈火所围困，变得如魔鬼般疯狂，在道德上完全堕落，也毁掉了自己的生活。两个故事虽然地域背景、时代氛围大相径庭，却异曲同工地提出了一个涉及情感和婚姻时人们很容易碰到的问题：如何认识法律上的犯罪和道德上的犯罪？罪恶究竟在哪里？谁是真正的罪人？

萨菲与安德拉什之间虽然有着一份颇具浪漫色彩的爱，但他们相处时始终是那么快乐的吗？作者告诉我们：不，他们之间也有过多次不愉快。

有一次萨菲生气是因为她妒忌：那天她去安德拉



什的住所，在门口就看到乐器制造人屋里已经有客人，“一个丰满而匀称的金发女人”，两人在用匈牙利语交谈，十分投机和快乐。萨菲立刻胡思乱想起来，“这女人也许是他的妻子？”于是她与他们打过招呼后转身就走，安德拉什在院子里追上她，向她解释这位名叫安娜的女人是他在布达佩斯一个朋友的妻子，这次路过巴黎。出人意料的是——

“她是犹太人吗？”萨菲低声问；她的双唇是闭着的，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因妒忌而颤抖。

安德拉什的脸收缩了一下，仿佛萨菲掴了他一记耳光。

“是的，她是犹太人。她当然是犹太人。我所有的朋友，他们都是犹太人，在家乡。那又怎么样？你……”

“她看着我的时候，”萨菲打断他说，“目光——目光是轻蔑的。就好像我是那么……微不足道！一个德国 Laus！”

萨菲不知道法文里“虱子”怎么说。安德拉什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个德文单词，而且这是一个他所厌恶的单词。

“你……”他说，一边慢慢地把手从萨菲的肩上拿开。他站在那儿，两条手臂垂在身体两侧，注视着萨菲，摇了摇头。“你多心了。不过，如果你想走，就别留下吧。别留下吧。”

萨菲猛地转过身子大步离去，那步态十分僵硬，这时候埃米尔在他的童车里大声哭起来，哭得伤心极了。

显而易见，萨菲不是单纯地因为安娜是个漂亮女人而妒忌，还因为……

另一次情形更加严重，“几乎毁掉了他们的爱”。那天晚上萨菲跟往常一样去和情人幽会，到达时，安德拉什也是正在屋里跟一位客人谈话，不过是个男的。屋里亮着灯，门却是锁着的。萨菲用钥匙打开门——

听见她进屋的声音，两个人都惊跳起来，他们的脸因气愤而扭曲——不错，安德拉什的脸也是，因气愤而扭曲……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这儿……我……你这是什么意思？”

萨菲顿时陷入沉默。这是一场十分糟糕的梦，或者换个说法，是十分糟糕地从最美丽的梦里醒了过来……

安德拉什抓住她的一个胳膊肘，把她推出屋，来到院子里，并把身后的门关上。埃米尔兴高采烈地喊他：“Apu! Apu!”他却只对孩子点了点头。

“我很抱歉，萨菲，”他说；那嗓音是低的，却是坚定的。“今天你不能呆在这儿。”

“怎么回事？安德拉什，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人是谁？我不会走的，除非你……”

“明天，我告诉你。你明天再来，我会对你解释。现在走吧。请你走吧，萨菲。”

他没有等萨菲回答就转身走进工场，当着萨菲的面关上了门。



屋子里的两个人为什么对萨菲的不邀而至如此紧张并气愤？安德拉什为什么如此粗鲁地、急匆匆地把萨菲赶走？他说以后对她解释，但是萨菲再次去他住时时他却一点儿没有想解释的意思。萨菲逼问他，他却左顾右而言他——

“那是谁？”

“谁是谁？”

“不要这样……你答应要告诉我的。”

“埃米尔，瞧我给你做了什么……”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读的时候，终于一点一点地对这两个人物的过去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渐渐地对这一对情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也对小说的含义有了高一个层次的领悟。原来，安德拉什是犹太人，他的一家曾遭受纳粹法西斯的迫害，他的祖父辈、父辈的许多亲人被杀害，现在，法国又发动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法国殖民者像纳粹残害犹太人一样在残害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所以，他帮助在巴黎的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与法国人作斗争；于是，萨菲认为他的手不但修理乐器，也使用武器杀人，他既然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就跟那些在攻占她家乡时强暴了她母亲和她本人的俄国人一样，所

以她有恨他的理由。然而,对安德拉什来说,萨菲是德国人,她的父亲是纳粹医生,二战时研制麻醉药,拿犹太人做试验品……

我们慢慢地懂了,原来,历史的重负难以卸除。

书名《天使的指印》,是什么意思?据安德拉什告诉萨菲,在每一个婴儿来到人世之前,天使都会用一只手指在他(她)的鼻子和上嘴唇之间点一下,于是,他(她)便有了“人中”,于是他(她)便忘却了在这之前在天堂里所知道的一切,所以,每一个婴儿都是纯洁的,天真无邪的。然而,我们看到,本书第四个主人公埃米尔来到纷乱的尘世仅三十分钟就发生了变化,就“已经焕发出一种独特的敏感性”。长大一些以后,他就有一种“一本正经的专注的目光,脸上很少有笑容。仿佛他着迷于某些在他这个年纪还不该理解的事情”。哪些不该理解的事情?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作者也许是想提醒人们,成年人的婚外恋情和性行为会给孩子带来特殊的影响,会使孩子纯洁的心灵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对于这部篇幅小但容量大的小说,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很可能还会有其他许多不同的感受。也许有人会说,书中控诉了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又生动地描写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



代初法国发动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是暗示人类的一种悲哀——我们总是很少吸取历史的教训,总是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互相伤害,互相残杀,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还总是以为自己在进行正义的事业(想一想眼下正不断升级而且似乎永无休止的巴以冲突,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思想多么深刻);也许又有人会说,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安排都已是七十岁老人的拉斐尔·勒帕热和安德拉什在车站“巧遇”,意在提倡人与人之间要有爱,要相互宽容;也许还会有人说……总而言之,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本书法文本出版于一九九八年,英文本出版于一九九九年),作者南茜·休斯顿回顾了欧洲人在本世纪中叶所遭受的灾难,审视人类自身的缺陷、羞耻和悲哀。她借助于一个热烈的,也是悲剧性的婚外恋故事,出色地描写了人性深处的对爱的渴望,探索和反映了历史事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命运,描写了人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探讨如何从法律与道德两个不同角度来理解犯罪以及什么是高层次意义上的纯真无邪等等问题,给予读者多方面的启示。

南茜·休斯顿一九五三年出生于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一直生活在巴黎。她的多部小说曾获得加拿大和法国的各种奖项,其中包括法语小说总督奖、国际图书奖;她还获得过龚古尔奖和费米娜

奖提名。《天使的指印》这部新作在欧美各国十分畅销，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获得 ELLE 杂志读者大奖。

郑大民

2001 年 9 月



献给塞韦里娜·A

我们怎么能将痛苦比较?  
各人自己的痛苦是最重大的。  
然而什么使我们继续向前?  
惟有声音,它来来去去  
似流水在石子之间。  
——约兰·通斯特伦<sup>①</sup>

晦,晦,  
如音乐总是这么说,  
不要哭泣。  
——英格堡·巴赫曼<sup>②</sup>

- 
- ① 约兰·通斯特伦(1937—2000)——瑞典小说家和诗人,曾获得过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奖在内的多种文学奖项。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圣诞清唱剧》(1983)。
- ② 英格堡·巴赫曼(1926—1973)——奥地利女作家。195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当过电视台编辑和大学教授。1965年后长期寓居罗马。擅长写抒情诗和广播剧。1964年获毕希纳奖。1968年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大奖。主要作品有诗集《延长支付时间》(1953)和《大熊星座的呼唤》(1956),长篇小说《马利纳》以及短篇小说集《三十个年头》(1961)等。



**南** 茜·休斯顿一九五三年出生于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一直生活在巴黎。她的多部小说曾获得加拿大和法国的多种奖项，其中包括法语小说总督奖、国际图书奖；她还获得过龚古尔奖和费米娜奖提名。《天使的指印》这部新作在欧美各国十分畅销，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获得ELLE杂志读者大奖。

责任编辑：符锦勇  
封面设计：陶雪华工作室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www.stph.com.cn](http://www.stph.com.cn)

## 序　　幕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地点是巴黎。

法国社会此时异常活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十二年里，这个国家已经有过二十四届政府，有过八十九个宪法修正案。但是人们似乎并不十分关心这些——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法国人的谈话内容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一是关于政治的。占全部谈话百分之四十七的第一号话题是布莉姬特·巴铎<sup>①</sup>（她已经决定今年不去参加戛纳电影节，《费加罗报》已表达了它的愤怒）。

总的说来，生活是美好的，现代化的。没有失业，镀铬的汽车锃光瓦亮，起居室里闪耀着电视银灰色的光，电影导演们在掀起新浪潮，婴儿在大量地出生，毕加索刚刚着手他那幅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作的巨大壁画《伊卡罗斯<sup>②</sup>的坠落》——这幅画，他允诺，将描